

王学海 主編
张宗祥书画院（纪念馆）编

张宗祥研究



上海文

张宗祥研究

王学海

主編

张宗祥书画院（纪念馆）编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宗祥研究/张宗祥书画院(纪念馆)编;王学海
主编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21-6214-7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②王… III. ①张宗祥
(1882-1965)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4135号

责任编辑:徐如麒

特约编辑:长 岛

装帧设计:长 岛

张宗祥研究

王学海 主编

张宗祥书画院(纪念馆)编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上海绍兴路74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www.ewen.co

无锡市长江商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16 印张17.75 插页2 字数185,000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214-7/I·4960 定价:46.00元

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T: 0510-85343290

目 录

张宗祥小传	001
张宗祥的书学思想	056
《中国戏曲琐谈》的文献学意义 ——兼述张宗祥的戏剧创作	069
张宗祥与鲁迅选择为友的学术意义 探古证今，深相结托：纪念张宗祥与鲁迅结交九十八周年	082
附1：张宗祥与鲁迅	宣大庆 086
附2：张宗祥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的成就	王 亮 088
附3：张宗祥与鲁迅的三次共事	虞坤林 092
张宗祥的学术个性	095
张宗祥的书艺人生	103
附4：张宗祥写小亭林山馆诗稿	114
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张宗祥	117
张宗祥十大人生亮点	123
附5：一得轩收藏张宗祥字画	130
附6：张宗祥校勘《洛阳伽蓝记》墨迹	142

拂塵求遺 修殘見新

中国首届张宗祥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····· 148

文献卫士 山高水长

艺术与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张宗祥先生逝世五十周年

纪念会·张宗祥研究专题略述····· 173

张宗祥纪念馆铁如意馆解说词····· 187

附7: 如坐春风是此间

——张宗祥故居漫笔····· 193

附8: 国学巨匠张宗祥····· 197

《鲁迅日记》中的张宗祥····· 201

附9: 我所知道的鲁迅····· 张宗祥 203

张宗祥研究文献目录····· 彭喜双 陈东辉 207

· · · · · 外传····· 张仲 张璇 张同 242

铁如意馆主的一生(节选)····· 张珏 256

张宗祥著作目录····· 277

(本书文章除署名外, 其余均为王学海撰写, 若需引用者, 请予注明)

张宗祥小传

清光绪八年，农历二月十六子时，也即1882年4月3日零点，这时的浙江海宁刚进入夜的初眠。万籁皆静，唯有钱塘江北岸的盐官被由远而近的潮声所骚动，似乎给梦境中的人们增添了一份厚重的伴乐。这时海宁的硖石，在西山南麓仓基河西畔，一座跨度6米，全长10余米，建于元大德七年（1303）的紫微桥明显地潮润起来，桥下这静静的河水，似乎也陡然感应到了钱塘江夜半子午潮的节奏，一改往态地也暗涌骚动起来。当然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缘情。在距紫微桥约五十三、四步的张家祖宅内，此时与往日不同的，在于整宅无一人有在睡眠的。满屋灯火通亮，里外二进不时有人走动。原来，正值子午潮浩浩荡荡经过海宁时，这宅里也顺潮同时产下一娃。张宗祥，就在此时诞生于海宁硖石西仓基祖宅。

张氏的家谱，由上追溯可至唐代。先祖为陆贽陆宣公。唐贞元时的宰相，也曾是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的进士，唐德宗李适建中时的翰林学士。建中四年（783），朱泚叛乱，陆贽随德宗奔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起草诏书，情词恳切，就是军队中不太识字的武夫悍卒，听读后也无不被感动得涕泪俱下。陆宣公还善诗文，权德舆称其“权古扬今，雄文藻思”。寿州刺史张镒爱其才，赠他钱百万，说是给陆贽母亲日常费用，陆贽坚持不收，临走只收了一串茶叶。其“经纶

弥天壤，忠义贯日月”（陆以湑），后人将其与诸葛亮、范仲淹、文天祥齐名同列。叶梦得亦谓“唐人房乔、裴度优于德量，宋璟、张九龄优于气节，魏郑公、陆贽优于学术”。可谓“学究天人，志存经世（周佐）。”可说陆宣公有诸多特点，作为基因传给了张宗祥，故张宗祥日后有当官（教育厅长）不徇私情，为人处世坚守“君子群而不党”的原则。尤其是对中医“五行”之批判与陆贽批评唐德宗“四海骚然，靡有宁处”是为“此亦天命，非由人事”的观点，大胆谏言“天视自我人视，天听自我人听，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，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”，诚有渊源。

到陆宣公十四世孙陆辅这代，张家就从嘉善魏塘迁至海盐横山（秦代海宁在海盐县、由拳县境内，横山属海盐县。吴时海宁从海盐析出置县，但其时县府在盐官，横山故治，实难判断确切归属。横山后属海宁县境内狮岭乡，张宗祥还亲笔予以题词乡名。此亦尚有个趣的史事，即中国小说的鼻祖《搜神记》作者干宝，亦出生在海宁黄湾的灵泉乡真如寺，然秦时该古地亦属海盐县辖，〈张九成状元读书台，亦在干宝故居边邻〉，故干宝现亦为海盐颂奉之历史名人。后海宁从海盐析出独立置县，以后又擢升为海宁洲，时董穀《碧里杂存》说“今海宁灵泉真如寺乃其（干宝）祖宅”，《杭州府二·寺观》载“真如寺，在海宁州东黄湾菩提山，晋干宝捨宅为寺”。元代贞年（1295）盐官县升盐官州，天历二年（1329）改为海宁州，其时横山已划归海宁）。陆辅曾被选拔贡生，浩授奉政大夫，也曾出任四川，当过盐运使司提举〔盐运使，全称“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”，始置于元代，都设于产盐省区，明清相沿。下设有运同、运副、运判、提举等官。可见张宗祥祖先陆辅（甫）系盐运使辖下一具体分管的副职，主管征收盐税，清代从五品，相当于现今的副厅级〕。然陆辅于洪武年间出赘张氏，陆辅也改姓张辅，字均



少年张宗祥

甫，从此这一支便开始姓张。至于何以会出赘张氏，原因尚未查确，待考。

张氏这一支迁居海盐横山后，在清初迁至横山附近的硖石镇河西街。后至张宗祥的祖父秋樵公时，因遭火灾，才从硖石河西街搬迁至现在的硖石西仓基（现称仓基街）。张宗祥诞生后便过继给四房柳乡公。为何过继，这里也有个特殊原因。张宗祥的曾祖父谓璜公有六个儿子，其中第四个儿子叫柳乡公，因纳一妾非常凶悍，且有施虐病态。柳乡公前妻之子名锡龄公，因不堪其长期虐待，便忧郁终日，最后服毒自杀。古有指腹为媒，当时锡龄公曾有未过门吴氏，自认规矩已为锡龄公之妻，得知锡龄公自尽，便以妻子身份大胆穿上孝服，不顾全家反对，赶至张家奔丧，并悲恸大哭。当头叩棺出血哀至悲处，竟拔出头上簪子，欲持笄刺喉，也欲在棺前自杀。幸得众人见状竭力劝阻，才从死神的手中夺回吴氏一条性命。但柳乡公家悍婆，依旧不依不饶，吴氏只得回娘家为夫锡龄公守节。当时张宗祥自己的祖父秋樵公见了，

也大为动容，便对吴氏立下一约：他日“俟我有孙，当为立后，迎贞女归”。即认吴氏为自己的媳妇。所以，当张宗祥诞生之后，吴氏也就成了吴太夫人，归住西仓基张宅。故张宗祥的出生，也可谓一家生子，二房添丁。

张宗祥四岁时患足疾，初以为是严重的冻疮，后又以为是冻疮转瘰疮。一到天冷，手脚即冻裂，双脚更为严重。所以十岁前还不能独立走路，只能拄个拐杖而行。也有传闻，说张宗祥这一时段甚为木讷，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，此一说也曾被张宗祥故居的“张宗祥业绩展览”上过墙，事后亦有张宗祥九女张玖之夫徐祖鹏先生尤为斥责，认为是“无中生有”。因无法考证其真伪，所以在第二次更新布展时也就弃而不用了。先生因病孩童时无法外行与言语，与停云馆主文徵明友颇有历史类同：据史载，文徵明生而外椎（调节肌张力、肌肉的协调运动与平衡无功能，即锥体外系控制的肌力和肌紧度失控引起的病征），数岁才立，七岁言语尚不甚了了，八岁方可言说。后终成名士。

张宗祥有长兄张未，在张宗祥五岁时去世。这时，张宗祥的姐姐张仪八岁，弟弟宗成二岁。张宗祥五岁这年的春天，有一次玩耍，不慎右足滑入椅子的扶手中被卡住，后来硬拔出来脚就又受了重创，右关节处先起青紫，后内溃成疮，久治不愈，原受严重冻疮侵害之脚，这时便是雪上加霜，一下便不能行走，只好让人提抱。偏是屋漏更遭连天雨。一次张宗祥大便，小手无力拎起马桶盖，因当时恰巧无人在他身边，他试图自己去掀盖，不料盖子掉下便重重砸住右脚背。此脚本因有伤成疮，不便行走，此时被马桶盖狠砸脚背，真是陈伤又遭新创，初时脚背红肿，后迅速溃烂成疮，右足几近残废。因此，张宗祥的身体也就日见瘦弱。见张宗祥身体如此，父母亲很是担忧，担忧将来张宗祥长大了如何谋生。这时，亲朋好友中有人建议说，这小孩如能够长

大，也只是坐在椅子上的残疾人。这样，你们可以让他跟了人去学医、学画，或许将来还能自食其力。吴太夫人闻此，便起早落夜，以刺绣作针线活，攒得些钱，请舅舅教宗祥习书法。但不幸的是，张宗祥九岁那年，吴太夫人便去世了。

幸好时运转机，这年张宗祥伴七姑母前往海宁的临县桐乡沙诸高桥就医，名医曹绿村也顺便为张宗祥兼治足疾，先两足用针灸，同时服中药以补气祛毒为主，原本疲软的右脚一下好了大半！后名医曹又为张宗祥特制了药丸连续服用，并继续以针灸配合治疗，历时半年，到张宗祥十岁时，便又能拄个拐杖走路了。这样持续治疗至十一岁，张宗祥便弃杖而跛行。在此期间，张宗祥一边临《多宝塔》，一边背诵《诗品》，同时开始渐渐涉猎学习《鉴略》《圣谕广训》《孝经》等。对《本草纲目图》亦因病而也产生了兴趣去阅读。

张宗祥长到十二岁时，迎来了他的一个新人生阶段。这时，他开始正式跟从姑夫费景韩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，并习诗文之学。看在亲戚的份上，张宗祥每年的学费是六金（六金即为六铤）。这时，一个兄弟般的学友出现在张宗祥面前，那就是以后蜚声世界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。蒋百里与张宗祥一见如故，友谊随读书而日增。二人同在双山书院（双山书院位于硖石东山脚下，有传记记述张宗祥、蒋百里在双山学堂共学相谈，系误记，海宁硖石无双山学堂，只有双山书院），白天读书，晚上蒋百里随张宗祥到张宅，一起挑灯夜读，而且读之还必得相互背诵，若背不出来，得继续读下去，直至天明。这样下来，很快双山书院可资借读之书，便被二人读完了。在习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之外，二人共同的爱好是看小说，故日后张宗祥有《稽康传》和《清代文学史》，并又撰写了不少剧本和诗词。蒋百里有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和主编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刊《浙江潮》。张宗祥与蒋百里同岁，张长蒋七个月。据张宗祥《蒋方震小传》介绍，蒋百里的

祖父蒋生沐（光照）“笃好收藏与书籍、字画、碑帖，延请了一班当时名人画客如张叔未（廷济）、费晓楼（丹旭）、张子祥（熊）之流，又建筑了一座别下斋，而且又刊印了《别下斋丛书》和《涉闻梓旧》两种书，当时就成为杭、嘉间一个收藏鉴赏名家”。张宗祥与蒋百里相识，还有一段凄惨的往事。蒋百里祖父虽为名流，蒋也属穷庶之后，此皆因蒋百里父亲泽久先生生下来就无左臂，便被父弃居于马桥散寺中，幸亏百里父生性聪慧，自学中医，长大便在海盐、平湖之间行医自给，后娶海盐杨氏，生下百里先生。但当蒋百里八岁时，父亲便亡故。母子二人孤苦无依，只好重返海宁硖石，寻求族人帮济。由百里大伯泽山出面斡旋，母子俩始有小屋二间，田三十余亩得以安顿。蒋家与张家本是世姻，张宗祥到蒋百里家玩耍，见蒋百里丧服泣拜，顿时涕亦随下，上前与百里拉手，从此初识，张宗祥与百里竟成终生之好。后每当青年与中年，张宗祥返海宁或去北京，遇见蒋百里母亲杨太夫人，杨太夫人也异常亲切，直把张宗祥当成亲生儿子一样。

在海宁一些史志上，均记载“文有张宗祥，武有蒋百里”这么一对文武才子，但其实张蒋二人，均系文武双全。也就在张蒋二人习文之时，又几乎同时习武。张宗祥的邻居有个退伍军医汪平甫，专门从外地聘请了一位武术老师，教他的儿子习武。于是张宗祥便成了“陪练”，刀枪剑戟，斧钺钩钗十八般兵器几乎无所不习，尤其是类似秦琼秦叔宝的一对铁锏，约重十公斤左右，张宗祥娴熟舞打，极其出众。后因教张宗祥的邻居武术老师汪平甫的二儿子病危，其因也一直随父习武，故去世时因武功不散，左手右臂不断捶打床架床板，连床板也被他敲断过几次，相当痛苦，所以张宗祥的生父便禁止他再习武。从此张宗祥便不再骑马舞锏了。每到夏天傍晚，张宅邻西西寺桥（即紫薇桥）头纳凉人甚多，张宗祥与蒋百里，一人吹箫，一人舞剑，成为夏天硖石人纳

凉的一大清凉风景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张宗祥是年十三岁，开始关心国家大事，阅读能在硖石借阅得到的一切报刊，并开始关注中国与世界历史。当读到《普天遗忠愤集》（鲁阳专辑）时，对清政府丧权辱国、软弱无能之举异常愤恨，即作诗文痛斥，署名“支那志士”，还自刻了一枚“支那志士”印章，以志自励（今学术界曾对张宗祥先生治西泠印社，自己是否会刻章，或张是否曾刻过章一事颇有争议，其实张宗祥先生十三岁就在自学刻章了。据张宗祥长女张珏回忆，“一二八”松沪战争期间，她与母亲在硖石老家避难，一日，她三弟五弟潜入父亲书房，探宝似地东找西找，觅得一小盒，启盒一开，一块肥皂干、一块生姜干，上面均刻有字形：“努力”“奋斗”“发奋图强”字。原来是父亲自刻图章。1991年海宁图书馆整理我们捐赠父亲书籍，发现书上有“支那志士张宗祥阅”，在课本上印有“红侠过目”章，父亲在少年时立志苦读，还想当侠客。见张珏《铁如意馆主的一生》手稿）。与此同时，张宗祥更加勤奋于学，有“劈开蛟室千重浪，捧出龙宫一颗珠”佳句，轰动坊间。此联对仗工整，想象丰富，前句蛟室之劈开，喻个重艰难中探真，后句龙宫之捧出一颗珠，为稀世珍宝海底夜明珠，而此联另一隐喻，实为“有”字，即“有”字之结构分析，乃左上为手，且是顺势劈浪之手，右下为月，象征海底明珠。而首者另一深意，均在肯下功夫，必探奥秘之意，像人们常说的，只要肯钻，必有收获。一个十三岁少年，能写出如此工仗又寓深意的对联，一时“神童”之誉被传遍海宁、海盐和桐乡等邻县。

此后二年，即1895年至1896年间，张宗祥更深入地研读了《尔雅》《诗经》《易经》与《尚书》，并学作七绝。书法上易临《颜氏家庙碑》。1897年十六岁起，系统读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礼记》，并开始学习做应制诗文，准备投考用。

1898年是张宗祥学习升级之年，是年张宗祥十七岁。他在《自编年谱》中记述说：“读《左氏传》。兼读《离骚》《庄子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诸书。参临小楷《麻姑仙坛记》。时当政变，六君子死菜市。慈禧复垂帘听政，康有为、梁启超东渡。梁氏办《新民丛报》，学者思想大变。余亦弃帖括，专研史地政治之学。景韩先生本治经学、算学。经学中，性不甚好。算学，亦兼习之。”可见张宗祥既对经学不甚喜欢，又恰逢国家政变大事，弃专注帖括而开始关心国家的大事，研究历史地理与政治，是作为一个上进青年的必经之路。他自身也正好成了“梁氏办《新民丛报》，学者思想大变”的时代变迁之缩影。这一年发生的于张宗祥一生中的大事，就是他读到了《宋史》中的《文天祥传》，并被他的为人之品性所大为感动。其时正好参加书院月课考试，情绪激动的张宗祥，在考卷上即署名“宗祥”，意为敬仰文天祥，此生言行所宗亦以文天祥为楷模。不料发榜时列名第一，也就真以“宗祥”为名，从此终生不改了。这在《冷僧自编年谱》^①中也同有记述：“予谱名思曾。是年，始应书院课，一论一策。完卷时，当书名。时，方读《宋史》文丞相传，敬仰其为人，遂名宗祥。榜发，第一，因而未改。”当然，这样的情绪冲动也不是偶然的，那时的张宗祥，越来越感知自己以前读的书太少，他忧虑时事，便欲更加愤发苦读。常常从天黑读到天明，自称“昼夜不辍”。也如前引所述他与蒋百里二人，不问什么书，借来就读，一天要读好几卷，读后还要互相考问，若有一个答不上来，即令其停止阅读新书，直至背诵能答为止。此事亦在海宁一带被传为读书佳话。

说张宗祥这一年读书是升级之年，更在于他获得了黄梨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、谭复的《红学》和船山先生的《读

^①王学海、章耀主编《张宗祥墨迹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1月版，下同。

通鉴论》。正是这些书，让张宗祥的思想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与提升。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此书《学校篇》中说：“学校，所以养士也。然古之圣王，其意不仅此也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，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……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明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，而公其非是于学校。”这一思想深深撼动着张宗祥，以至后来张宗祥在杭州学堂与鲁迅等一起掀起一场“木瓜之役”，在几经受邀任教育部司长、江苏省教育厅长的上上下下之中，到最终于1922年间在京又临危受命，速赴杭州任教育厅长，且大刀阔斧、无私无畏地进行改革，其缘由亦属发端于此。

说1898年是张宗祥读书的升级之年，还有二个显例足以证明。那就是1899年张宗祥参加海宁洲考试。考试共分三场，第一、二场，张宗祥分别获第七、第八名。第三场考试命题有三：《富弼洪皓论》《问三门湾形势》《田横岛论》，皆以历史与当下看考生的道德取向，政治理念与外交眼光。考前，州知事林伯颖曾书面指示，说前面已参加考二场的考生，也可以不参加这场加试的考试。但张宗祥毅然参加，并居然考了第一。这二场考试已很明显地证明，它与张宗祥放弃帖括之学，专门研究历史、地理与政治，时刻忧患国家前途，胸中已畅怀装盛天下大事有关。

紧接着张宗祥又参加了嘉兴府的府考。四场府考，张宗祥场场考第一，非但被晋升为府学生，还成了秀才。是年张宗祥十八岁。

自1900年张宗祥十九岁始，为维护生计与家庭，张宗祥开始当教师。这一年，由蒋百里介绍，张宗祥与著名经史小学家单不庵也开始了交往。

也自1900年始，张宗祥在桐乡桐溪学堂、嘉兴秀水学堂、嘉兴府中学堂当教师，开讲国文、历史和地理。特别是

地理课，无现成教材，全是张宗祥自编，尤其是地图，均系自己亲手绘制，这在一百多年前，一个旧学的举人，会绘制新式的地图，无疑是一大奇闻。故陈省身的老师、张宗祥的学生钱宝琮称张宗祥为“恩师”，说他教授地理课“网罗丰富，理解精辟”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有富商绅士前来张家意与张宗祥订亲，而先前曾与张宗祥有口头婚约的王氏，因家道败落，寄养在亲戚家。因是口头婚约，先前也未纳聘，且王家又如此惨况，张宗祥父亲特来征询张宗祥意见，张宗祥当即回答：

“女既无家可归，虽口约，亦安忍毁？”张宗祥以不悔婚的君子形象，让父亲回绝了富商绅士的订亲之情。

1902年春，张宗祥与王氏完婚，是年二十一岁。

1902年秋，张宗祥赴杭州参加乡试，中试，为举人。同榜中尚有邵力子、陈叔通、陈季侃等年龄相同的少者。

也在1902年，张宗祥与表兄吴廉臣等在海宁共同创办了开智学堂。

1903年夏，张宗祥父亲礼和公张绍基去世。说起张家，原先并不富有，张宗祥祖父秋樵公去世后，张宗祥父亲力撑此家，除养家外，先后出嫁了张宗祥的三个姑姑（七姑、十姑、十一姑），举家已欠债二三千金。安葬父亲后，张宗祥撑起了张家的家庭，故当时虽赴日留学潮大兴，但终因“家贫、弟幼，出国之想，不复萌矣”（《冷僧自编年谱》）。

1906年，因蒋百里的再三邀请，张宗祥到杭州望江门外海潮寺“弁目学堂”担任书记官，这是一座新式军校，是蒋百器（尊簋）（非蒋百里之弟，系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，时同为学校功课最好的学生，当时誉名为“二蒋”）任二标标统回浙江办的军校。但张宗祥终因不习惯军队生活，一个月后便辞职。

1907年，张宗祥再赴杭州省城，受浙江高等学堂之聘，

专来此校当地理教师。暑假期间，还在杭州府中学堂教课。另外，张宗祥还去两浙师范学堂、杭州宗文中等学校教课。张宗祥教过的学生，有被称作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、北大校长蒋梦麟、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、杭州大学校长郑晓沧、后来的浙大中文系主任祝文白和孙中山先生的保健医生金泳盘等。

1908年，张宗祥兼两浙师范学堂史地科老师，与鲁迅、经子渊、夏丏尊引为知交。在浙江高等学堂，与吴雷川、邵斐子等引为知交。

1909年，张宗祥二十八岁，人生又出现一学术转机。在杭州仁钱教育会，张宗祥得以认识了会长孙仲容（诒让）先生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开始有训诂考据之学的兴趣。是年冬，沈钧儒辞去两浙师范学堂校长一职，浙江巡抚增韞任命理学家夏震武为两浙师范学堂监督（即校长）。夏于1909年12月22日到学堂，他一改往昔规矩，即校长到任先去拜会各位老师以求熟悉，反到定了日子要全体老师到礼堂与他相见，并且又要老师必须穿礼服。这就成了下属参见上司的“庭参”了，且所提礼服，均系长袍马褂大帽类，早成了渐渐被淘汰的“行当”。在日渐趋向新潮的形势下，夏的主张无疑是一种复古性质的倒退，也是对全体教师的一种轻视。于是，以许季费、鲁迅、张宗祥等为首的教师纷纷集体罢课，僵持一段时间后，又纷纷递交辞职书。这其中校方也施尽各种方式与手段，但许、鲁、张三人不依不饶，坚申正义，如此勇敢无畏而不屈，惹得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许给三人：许季费——白衣秀才；鲁迅——拼命三郎；张宗祥——霹雳火。后夏震武被迫辞职离校，集体罢课以胜利告终，众教师二十余人对此合影，张宗祥在照片上题名“木瓜之役”，是嘲夏又木又犟，被大家称之为“木瓜”。此事后亦成为浙江教育史上一个史迹。

这一年，有一件学术大事影响了张宗祥几乎大半生的学术追求，那就是在杭州“仁钱教育会”拜识了国学大师、温州瑞安人士孙诒让仲容先生。仲容先生与德清俞曲园、余杭章太炎被学界誉为晚清国学之殿。孙先生以经学、诸子、金石文字为其最，连章太炎也称其为“三百年绝等双”。孙先生治学，博采究极，凡所遇所疑（惑），必追而始得，毫不漏隙。力尊古而不迷古，趋崇新又非失寸，其巨著《札迻》，循古开新，独抒己见。这些学术上的“性格”，正合张宗祥力攀文坛之习性，故张宗祥一得识孙诒让先生，便若遇多年觅求之师，他在自编年谱中亦非常兴奋地写道：“予始得仲容先生，欲治训诂考据之学。”自此，张宗祥在日后的习字研史中，更倾向于索隐探赜，句稽剔扶。

1910年，张宗祥第一次到北京，参加了“京考”和“殿试”（在保和殿）。这一年的时代背景，旧科举制度实际上已经被废除，只有“京考”这个最后的皇家文化威严，还保留着作神圣状。获得殿试一等的张宗祥，相当于得了进士学位，后被“放官”大理院推事，五品，翌年加四品衔。这不由人会想到海宁另一位才俊王国维。静安先生长张宗祥五岁，其予科举，除岁试考入州学成秀才外，非但屡考屡败，实其内心对科举考试甚为厌烦，以至不得不遭其父王乃誉经常的训斥：“三月初十（指光绪十七年，辛卯，笔者注），晴……静儿杭回，知因考已出而未取。自不思振作，用功于平日。妄意自为无敌。乃至临场，数足厥。有弃甲曳兵之象，尚怨有司之不明。实愚而好自用也。”“十月十七，晴……终日可恨静儿之不才，学既不进，不肯下问于人。而作事言谬，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。少年毫无英锐，不复将来安望有成？”^①。然也就是约四年后，当张宗祥在上海碰见王国维

^①以上均见海宁市史志办编《王乃誉日记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7月影印版。